雜貨店

□夢天主編□

忽然想起馬振華　（夢天）

從前上海的馬振華事件很藉藉人口了許久，甚麼「哀史」「影片」也都出過一次風頭．

馬振華投了黃浦江，而其所謂愛人汪世昌者，也要跟她去投江．結果馬是死了，活不成了，汪却不過算是洗了一回澡，依舊活在人世，九原可作，馬豈瞑目也哉．

我覺得汪世昌這種東西，委實太多，而馬振華一流人物，却要留心一二，否則儘可把你當作犧牲．他還在一旁自詡爲「多情種子」呢．

雖然，汪世昌又安得而再有一馬振華哉．

過渡時代的悲哀　（續）　（索隱）

啊啊，這就是我生的路程麼，我從此以後當然是同伴中的雨滴樣的一日一日的沈沈墮落下去，我還有甚麼希望，我還希望甚麼呢，我在B校的時候不是老對同學這麼說麼，在這個灰色的路程中講戀愛，眞是很大的危險，男子都還着了他們肉體衝動，拚命巴結女子，一般妓女化的女子，只求物質上的供給，暫時的娛樂，甘心受他們的愚弄，假若眞有志氣眞有定方的，她永遠不會在這灰色的路程中冒昧來講戀愛，如果她得不到她理想中的愛人，甯當終身獨處，可是我那玫瑰花似的青春的時光，便是無情的這樣的過去了，

昨日王家表嫂來了，我們倆已經有了四五年不見面，她是w村的女兒，她雖不會讀書，但是她是個聰明活潑的女子，自幼兒便同我很要好的，這麼一會，倒令我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情感，她一邊攙着她那三歲左右可愛的兒子，一邊抱着了一個半歲的小女孩，坐在我對面的鏡臺下一個木製的椅上，她打着了她五年前一樣的聲音，笑嘻嘻的和我敘了敘別後的情話，當她笑得起勁的時候，我還可以看得見她那數年不見了的一對酒渦呀，但是在她背後的鏡子裏面照出一個瘦黃憔悴的面貌和倒覆在額上一些亂蓬蓬的黑髮的我，已經不像五年前的我了，我的寥落的情緒，又不免緊張了起來，獨自坐在椅子上發獃，我也不曉得當時又想了些甚些，但是她以後對我所講的話，我實在是完全沒有聽見了，

啊啊，我的心病被表嫂發現了，她一雙明媚有光的眼在很驚奇的注視着我，我臉紅了對她說道，『啊啊，表嫂，我是何時又忘記了同你講話呢，眞對不起』，她鄭重的問我說，『你現在已經同人家訂了婚沒有』，我不覺紅了臉，若是說沒有人同我訂婚哩，怎麼二十三歲的女孩子還沒有人同我戀愛呢？我把頭低了，把眼睛望了我身邊的孩子答道：「沒——有」

表嫂去了，帶着她的兩個可愛的小孩子坐車子笑嘻嘻的去了，她曾對我說，她因爲表兄給她的期限今日回家的，啊啊，她過的是多甜蜜的生活啊！我祝她永遠的幸福！

夜已經深了，遠處的犬吠聲一陣一陣傳了過來，窗外枯乾的樹枝被風打的不時的作響，這時合我的開愁打成了一片，我想若將我苦悶描寫在紙上，也是減少苦悶的一個方法，於是我拿起筆來要順着我苦悶的心潮這麼寫去，但是又想寫到何時我的苦悶始得寫完？就是多多的寫些，也未必能將我這胸中的積悶吐了出來，況且我所寫得出來的又那裏是那種秘密而難得描寫的苦悶呢，我還是不寫罷！美孚燈的油也乾了，燈的光亮漸漸地昏暗了起來，不寫罷！我的前途正是和這燈光一樣的昏暗呀，（完）

什配　（微雲）

術語，凡物之零星雜湊而成者，曰什配，於是乎我就毫不客氣的，借重了這個名詞，把些雞零狗碎，打掃打掃，拾掇到一堆，而送諸店，

「唉，你看那監獄裡的犯人，還得墊過十年牢底，纔夠一個老囚徒的資格哩，要不，就不像」，這是我的老友常說的這幾句話，他每逢遇到那不够資格的人，偏要像煞有介事，端那不三不四的架子時，他就會發出那種感慨，我以爲他那話，未免稍刻薄一點，然而理則確也，

在舊式社會的婦道們，相傳有所謂十字眞言，就是「金子，女婿，鷄，算命，和尚，哭」，那兩句話，確可以揭出舊式女人的特性，近今物質文明，風尚丕變，於是一部分女界的思想行動，也起了急劇的變化，因此上就有人套着那舊式的十字眞言，替一般新女界，也來了個新十字，叫做「支票，戀人，狗，離婚，博士，吻」，在這個之外，還有十個副號字，叫做「旅館，影院，跳，捧角，玩兒票」，這多是最出風頭的玩意兒，至於那「洋樓摩托卡，白金鑽石戒」，雖然豪華，倒反成了極規則至平凡的現象了，可是一樣，新女界對於這些新的字眼兒，固然是應有盡有了，然而舊女界的十字眞言，却不肯及時退隱，還依然的在社會上潛藏着，盤踞着，如果一個家庭之中，具備了這新舊兩種的資格，那末必定可以釀成非常的奇觀，我有一位熟識的老先生，他上有太夫人，中有夫人，如夫人，下有少夫人，乘千金，他平時對我，提起他家庭中那種新舊交關的景像，那副哭不得笑不得的情形，眞是難以形容，我呢，亦未便妄參末議，祇好應用我那頌揚體的老調兒，說道，懿歟休哉，甚盛事也，

我國自辛亥那年，發明了電報戰爭之後，後來每逢時局上有點「這麼長那麼短」的時候，就會有許多五花八門的要電，雪片飛來，可是那些電報，雖然也有很好的，但總少特別奇文，供我們欣賞，口天將軍的古文觀止派，縱能開胃，究亦不足爲奇，說到此事，似乎還得讓前清專美，那幾個名督撫的幕府裏，眞有點子奇才，記得庚子那年，各國聯軍入京，兩宮倉皇出走，彼時却驚動了東南各督，由劉坤一張之洞等，聯名電奏太原行在，陳阻西去，略云「前聞各國有請退兵回鑾之說，倘西幸逾遠，拂各國之請，阻就款之忱」，云云，別的且不談，單看那「就款」二字，眞是奇妙非凡，那位起草的人，眞虧他琢磨的，試思那時京師淪陷，敵軍高壓，我方納款於列強，以冀倖免，電中仍輕輕用一就字，保持朝廷之尊嚴，不失摺奏的體裁，可謂極「舞文弄墨」之能事，

「嗜好與人殊酸鹹」，嗜好兩字，在普通解釋，原不過指任何一種的癖好，可是在現代社會上，你若是聽到有人說，某人「嗜好甚深」的話，就可以直覺的知道某人是鴉片大癮，這種代名詞，究不知始於何時，以何原因，而可以得到普通的瞭解，似屬一奇，然細思之，亦不過一時代的流行語耳，如現社會的所謂，「運動」「經濟」等字樣，皆與原有的解釋，絕不相干者也，

南方有位著作家，新近在上海的某種月刊上，載着他的一篇大文，內有一節，說「戲院扮演的，仍然是牛鬼蛇神，忠臣孝子，娛樂場裏的雜耍，仍然是……映秘戲圖的西洋鏡，……建設時期中的中國社會，到處是充滿着洗面不革心的怪現象」，這位先生的憂國憂民，我們應表示十二分的敬仰，不過在我落伍的思想裏，似乎覺得有一些懷疑，那「忠臣孝子」，是等於「牛鬼蛇神」嗎，在民國的立場上，臣字是當然打倒，忠字呢，似乎還不至於絕對無立足之地，若說孝字，在一般不長進的國民心理中，非但沒把他置之「十惡不赦」之列，而且還胆敢與他表同情，發生好感哩，這位先生既然你惡痛嫉，把視爲怪現象之一，那末我們雖然沒機會，瞻仰他老先生的貴家庭，但以意度之，想他那尊府上，必有一種超然於人類的新模範，往年間不是有位最出風頭的陳先生嗎，他的學說，是「萬惡孝爲首，價行淫爲先」，大概現在這位著作家，也是陳先生的信徒吧，可有一節，那陳先生是「非孝」而兼「勸淫」主義的，而這位著作家，却又不滿於「秘戲圖的西洋鏡」，這是怎說的呢，再看到他那篇東西的另一段，說「我未曾唔對過一個有靈魂的女人，我的媽媽是例外」，噫，這就難怪了，但又何必把令，「媽媽」除外呢，（未完）

社會長篇　燕蹴紅英錄　（若雲）

第三回　柔瀧勝芳來載得綠珠歸　香車京國去姤生紅豆害親夫內弟　（八）（五）

又賞了夥計們百十塊錢，到三點多鐘便帶着高媽走了，「我要送到車站，她也不教我送，說到這裏，潤畬忽然插嘴道，她那个半身照片的大鏡子呢，大素卿道，在我屋裏，潤畬道，送給我行麼，大素卿笑道，送給你有什麼用，潤畬道，還你還不明白，面子事，送給我，大素卿大笑道，我的傻大爺，鏡框子和玻璃，都在我屋裏，鏡心裏的照片，人家自己早帶走了，潤畬聽了，更爲惘然，大素卿還打趣他道，鏡子我留着也沒用，你要就給你，說着就喊夥計去拿，潤畬忙攔住道，不必，我不要，大素卿笑道，我早知道你不要，這是鬭你呢，說眞個的，大爺你也不必發獃，我這院裏有的是好人兒，再招呼一个給你解解悶，好不好，潤畬嘆了一聲，低頭不語，人素卿只當他答應了，便又站起來喊夥計招呼四姑娘，潤畬又攔住道，不必叫人，還是你倍我談談罷，夢紅樓是抛下我走了，你和她是乾姊妹，見了你也如同見她，以後我倒要多同你親近呢，那大素卿把臉一紅道，那我怎樣好意思，你別忘了你是夢紅樓的客，潤畬道，我是夢紅樓的客，夢紅樓如今在那裏，我現在這樣難過，你眞還忍心彆拗我，說着就拉過大素卿的手看着他，

象棋欄

□殘局□

象局彙刊

二遼寧石煥岑撰局　集蛟川錢夢吾選輯

第九十七局（左右恭命）着法紅勝明日披露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九十七局　安梁舒雪海先勝　安梁邱彤棟

蛟川錢夢吾選輯

砲二平一　馬八進七　卒七進一　車八進四　士四進五　卒三進一　車一平四　車四平五　馬三退四　車四平三　卒三進一　砲六退三　車七進六　馬八進一　卒四進五　車七平三　車一平三　車三進一

馬二進三　車一平六　砲二平一　兵三進一　砲八平六　車九平八　士六進五　馬四進六　車八進二　砲六進六　馬四進六　砲六平四　馬七退九　砲一平四　車七進三　砲四進一　馬七進六　將六進一

砲八平六　車九平八　相三進五　車八平七　馬二進三　馬七進六　車四進六　車五平九　車九平四　砲一退一　卒三平四　砲一平六　馬六進八　馬六進七　卒四平三　車五平一　車三進一　砲六平七

車一進一　車六進三　兵三進一　象七進五　馬八進七　車六平八　馬三進四　車八進三　馬六退四　車八平六　馬六進八　車六平八　砲一退一　車八平七　將五平六　馬九退七　馬六進七

按上局第三十着馬四進六若改爲砲六進七車五平▲砲六平九勝券可操否則得車亦勝矣（吾註）

弈棋典故　（遯）

（三十三）難解見解　太宗時有待詔賈元以棋供奉號爲國手數十年內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憨子者舉世無敵手頗爲人所稱重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係里巷庸人殊不足置諸樽俎間胡旦嘗語人云以棋爲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爲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歸田錄）

文學周刊

第十九期　唐蘭主編

果贏轉語記（續）

清歙縣程瑤田未刊稿

「蒲盧」又轉之爲「瓠蘆」。爲「箭籠」，箭室也。又轉之爲「柧棱」，漢殿名。又轉之爲「瓠落無所容」。爲「鏤略」。（相如傳）爲「樓落」。（見爾雅，郭璞云：「可以爲栝器素」。）爲「欒繆」。（見吳都賦）爲「河漏」。北方蕎麥湯餅也。爲跳丸劍之「揮霍」（西都賦）又轉之爲車聲之「轆轤」。（廣韻云）又轉之爲「鮮卑郭洛帶」，鮮卑乃瑞獸名，東胡以名郭洛帶，張晏說如此；匈奴傳有黃金犀毗，犀毗亦曰鮮卑，又曰師比，皆郭洛帶名，師古注以爲胡帶之鉤，余謂今之帶鉤獸頭，殆其遺象與？方言：「鉤謂之鹿觡，或謂之鉤格」並郭洛之轉也。然則鹿之名鹿，因其角，假角之聲而名之。淮南子曰：羽翼奮也，角觡生也」。注云：「觡，鹿角，觡，麋角，觡讀曰格」。又左傳：「東山皋落氏」，注云：「赤狄別種」。又「嶂峰古亭」（廣韻云）又轉之爲嘞嚨。爾雅之「蘞姑」，亦與「瓠𤬪」相轉也。西京賦曰：「㗲眾㢘豁」，並以寫臺之高焉，而「趫悍𧇊豁，如虎如貙」。「𧇊豁」音同「㢘豁」，言虎貙之聲也。然則聲之厲與形之雄，得同其名以狀之。又轉之爲「都盧尋橦」，解之者曰「體輕善緣也」。按國語：「侏儒扶盧」，韋昭注云：「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爲戲」。然則「扶盧」猶「都盧」也；以「都盧」爲尋橦者之名，蓋名之以其能，能都盧又能尋橦，故曰「都盧尋橦」也。然余謂「扶盧」與「扶俞」，並可相通。矛戟之柲，與刀劍之室，亦可同名。蓋皆有侏儒鹿盧之狀，劍室謂之扶槍，因之操劍室亦得謂之扶槍，因之操持之人，亦得以是名名之，而又音聲相轉，字形變易，雜陳錯見，或以名其物，或以名其技，或以名其人；於是以技與物合言之，則曰扶槍屬鏤，以人與技合言之，則曰侏儒扶盧，曰都盧尋橦；其實，物也，人也，其初皆一名也，此物與彼物，其初亦一名也。余又以國語上下文例之，曰：「戚施直鎛」注以爲「主擊鎛鐘」。「蘧篨蒙璆」注以爲「使之帶磬」。矇瞍修聲則審音也，是所謂官師者樂師也。「侏儒扶盧，」或令舞象箾勺吳札所觀者，釋文：「箾音朔」，其即舞槊與？說文：「槊矛也」，又或如樂記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所緣者皆矛戟之柲，則「侏儒扶盧」，倘謂是與？又轉之爲「托𥀬壓酒器。」（見廣韻・作丁格切者，則玉篇也。）又轉之爲「頊顱謂之髑髏。」（廣雅云）頊音鐸，髑音獨。（並据廣韻）又轉之爲「妯娌，」兄弟妻相謂也。又轉之爲左傳云：「不疾瘯蠡，」說文作「瘯瘰，」言皮肥也。又轉之爲「蒺藜茨也。」又轉之爲「兜羅綿，」亦爲「堵羅綿」，蓋柳絮類。又轉之爲「匈奴胥兕離也。」（後漢書列女傳）又轉之爲飲馬橐之「樓兜」（方言云）又轉之爲「蟦蠐蠹，」謂鼎蠹濡根也。又轉之爲「螮蝀虹。」又轉之爲科斗之「活東，」離南之「活莌」，倚商之「活脫」螺蠃之「蠕蠏。」（四事並見爾雅）又轉之爲今俗鑒古物曰「骨董，」轉之爲「古董，」蓋物雜陳之名，故糞碎雜筆之，謂之骨董羹。又轉之爲「花孤毒，」或曰「花谷朵；」集韻：「膍胵大腹貌，」「一曰椎之大者，故俗謂侏儒大爲膍胵，」余按「膍肬」音同「孤都，」今集韻曰椎曰伎頭，則花之初作苞也，彷彿似之，後人依聲作字，遂屢易其文與？莊周書：「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大軱具骨之膍肬者與？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故其國稱單于撐犁孤塗也。又有「左右骨都侯，」又有「左右谷蠡王，」谷蠡音蓋與鹿盧同。山西人以米粉雜麵入水和之，散碎成塊，（中雜以菜及油）蒸食之，謂之「穀晶。」吾徽諺語切魚肉成厚塊，不蘽葉切者，謂之「穀侖塊，」余謂即「圐圙」也。車有轂，有輪，合言之曰「轂輪，」又轉爲轂轆，今皆爲之曰「車轂轆，」自有「轂𨏥」之名，凡塊然者皆得謂之矣。西北人呼拳曰「轂轆，」呼人侏儒者亦曰「轂轆，」吾徽呼物終葵首者通曰「轂𨏥渠孤都。」又轉之爲「果隋，」即「果蓏」也，史記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漢書地理志作「果蓏嬴蛤，食物常足。」余謂此「果蓏」謂草木實，即高誘所謂棗果蓏之意，「蓏」轉爲「隋」，索隱「隋音徒火反，」是收聲轉爲送聲，以視「都朵，」則發聲轉爲收聲，蓋口中界限，一位有發送收三聲，「都朵」發，「隋」送，「蓏盧」收也。故「果蓏」可謂之「蒲盧，」而貨殖傳「嬴蛤」不謂「果隋」者，屬文有義，當於上下文求之：亦可知「果蓏」「蒲盧」背物形而命之，非一物之專名矣。史記正義：「隋今爲稑，上古字少也。果稑猶稑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糧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鼈，民多採捕，積聚稑疊，包裹而食之，班固不曉稑裹之方言，修太史公書，乃云果蓏，非太史公之意，班氏失之也」。余謂班氏是，然隋種亦自可通。東方朔曰：「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楊惲曰：「鼠不容穴，銜窶數也」。注者謂芝菌物形周圜，以盆盛物，戴于頭，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有飲食氣，故鼠銜之。釋名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余讀莊周書，「卷婁者舜也，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所謂卷婁者也」。「卷婁」二字，郭象司馬彪諸人，皆無說，陸德明以「拘攣」釋之，近世方密之云：「當是盛羊肉器，以爲羊者誤」。依稀近之，而未知其物，余謂即東方生所謂寄生之在盆下者，彼注言有飲食氣，此言有羶行，義足互明。「窶數」•「卷婁」，蓋聲語之轉，以漢書證莊周書，而「卷婁」之義可定矣。釋文之「拘攣」，即釋名「局縮之意，皆言其形與其聲，而未言其實也。然則「窶數」•「卷婁」，蓋塊然物語，亦「痀僂」之轉。（「痀僂」或作「傴僂」，「數」亦有「傴」聲，聘禮記：「藪」，鄭注：「古文作逾」，是有傴聲也。「卷」之與「痀」，則義相通也）。夫痀僂形也，又轉之爲傳語之「艫句」，形聲相轉，殆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乎？句奴山名「盧朐」，（見武帝紀）則又言其形矣。（師古爲盧劬）廣韻曰：「窶藪，四足几也」。由薦盆之物，即可假借之以名載物之盆，又未始不可假借之以名載物之几，此所謂不可爲典要者乎？「窶數」又轉之爲「㩷蔞薞」。（爾雅云）爲「搜牢」，剽虜資物也。（董卓傳）方言曰：「摷略求也，就室曰摷，于道曰略，略強取也」。西京賦之「摎蓼浶浪」，亦謂澤虞之官所求偏也。又轉之爲「牢落」，猶「遼落」也，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轆轤」，之所轉也。釋名云：「轆之缺窩犂者轆轆，猶速獨，足直前之言也」。又轉之爲「金絡索」•「玉絡索」，或爲「落索」。又轉爲「流蘇騷殺」，以五采毛雜之爲馬飾曰「流蘇」，凡下垂者皆曰「蘇」，騷殺垂貌，（見東京賦）吳都賦云：「張組幃，構流蘇」，則施于舟船者。鄴中記：「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倦遊錄述云：「流蘇之制，五綵同心而下垂者。然則流蘇用處甚多，凡綵綢及綵線所結，垂之爲飾者皆是。又轉而爲「疎索」，不茂密意。又轉而爲「婆娑」，漢殿名。又轉而爲「颯纚」，長紳貌，或曰，長袖貌。又轉而爲被毛羽之「襳褷」。（西京賦）又轉而爲「摩田器繫碌碡後耰之」，余聞之北方農人言呼爲「撲索」，齊也。曲禮：「以策彗卹勿驅」，注以爲「搔摩」，音近之矣。「彗」即策末垂者，注以竹帚釋之，蓋誤。「搔摩」，互而轉之，爲「摩娑」。釋名：「摩娑猶末殺，手上下之言也」。谷永傳，「末殺災異」，謂掃滅之。又轉而爲「僾偕」，健也。爲「顧頤」，大而貌。凡上所記，與形求之，蓋有物焉而不方，以意逆之，則變動而不居，抑或恆居其所也，見似而名，隨聲義在，愚夫愚婦之所與知，雖聖人莫或易焉者也。

銘曰：轉語胡始，姑妄言之。迺釋果蠃，遂以先之。何先何後，厥終厥初。如擣如取，信筆而書。來今往古，四方上下，大夫學士，老嫗稚子，典册高文，鄙諺里語，胡不飲焉，茲爲遺矩。

（完）

關於塔爾海瑪 Thalheimer 論「古代中國哲學」的討論

（續十七期）　唐蘭

這幾點也許類似當時的一部分的事實，我們且擱開，再看他下文所說的話。

『先說比較古的哲學家老子，老子哲學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中心，是無爲。無爲是任其自然不加干涉的意思，也就是國家儘可能的不干涉農民大衆的關係和血族村落自治的意思。老子反對都市文化，反對在一定關係下非剝削民衆不能成立的智識和學問；換句話說，便是贊成原始的生活。』——李譯本二二〇頁

關於老子哲學中的討論社會政治一部分的話，我們可以在兩卷的老子書中看見，是不是像他所說呢？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今本老子第三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第五章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第十章

『故大制不割，將欲取天下而爲之，我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八——二十九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乃後人攙入，今不取。）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第三十二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第三十五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我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三十七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歙歙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第四十九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第五十三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第五十七章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同上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第五十八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之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第五十九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第六十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第六十五章

『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第六十六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我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乃賢於貴生。』——第七十五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第七十八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第八十章

就上邊所徵引的老子書總結起來，老子對於政治社會方面的理論，與其說是理論，毋寧可說是手段，比較確切得多，老子所取的政治手段，簡括一些說，就是愚民政策。

有人以爲老子在政治方面的理論，是含着革命色彩的，是偏向着民衆方面的，記得胡適之先生在哲學史大綱裏就曾發過這個議論，這當然是根據於第七十五章的『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等幾句話：但是，假使把老子全書細讀一下，就可以曉得這個觀念是錯誤的，老子的全部學說，完全是爲着貴族說法，找不出一句站在民衆的地位的說話來的。

（未完）

柏拉圖對話集（續）

曹同芳譯

勃洛大哥拉（Protagoras）

据J.Wright英譯本參攷菊池慧一郎日譯本

第三節

我們就從床上起來，走到庭院裏。當我們徘徊着，我打算試試希波格拉第的強項脾氣，盤問他下面幾個問題。希波格拉第，我說，你現在要去訪勃洛大哥拉並且送他一筆錢酬報你的同伴。請告訴我；在他的一方面，是處於什麼地位，使你要去找他，而且你這樣做了希冀做成什麼呢？舉一個例說。假使你起個念頭到那阿克勒派亞第的，和你同名的可斯的希波格拉第那裏，並且送他一筆錢酬報你的師傅；倘然有人問你希波格拉第是什麼樣人，你送他那錢是什麼意思，你怎樣回答呢？

我要說，他回答道，是一個醫生。

那你希望做成什麼？

醫生，他說。

還有，倘然你心血來潮地跑到亞各斯的玻力克來塔或者我們的雅典的菲狄亞斯那裏，並且送他們錢酬報你的師傅，你被人問着，玻力克來塔和菲狄亞斯是怎等樣人，你要去送他們錢，那你怎麼答法？

不用說，他們是雕刻家。

那你自己希望做成什麼？

雕刻家，那是無疑地。

唯，我說，現在是你和我上勃洛大哥拉那裏去：一到那裏我們就得預備送他一筆錢酬報你的師傅。倘然我們自己的資財確是夠他的需要，那是頂好了；倘然不夠，我們將不遲疑地倒出我們朋友的錢袋。現在，假使有人看我們那樣熱中地做這樁事情，對我們說，我們的好朋友，蘇格拉第和希波格拉第，爲什麼你要送勃洛大哥拉錢呢？告訴我，我們怎樣回答這個詢問呢？有什麼清楚的名號大概可以送給勃洛大哥拉，例如把雕刻家的名字給菲狄亞斯，和把詩人的名字送給荷馬呢？有什麼類似的名稱我們聽見過可以施用給勃洛大哥拉嗎？

唯，這裏不能不承認，他回答說，人都叫我們的朋友是一個詭辯家。

這樣，我想，爲了一個詭辯家我們才跑去把我們的錢送給他。

是呀。

現在，假使再問你，你找勃洛大哥拉，你希望把你自己做成什麼呢？在這裏他臉紅了。這時曉色朦朧，所以我能看見他的臉。他說，倘然這完全和剛才說的兩事相像，這是顯然地我必定希望做成一個詭辯家。

而且你不覺得羞恥，我嚴重地詢問他，顯露你自己在希臘人的眼睛裏是一個詭辯家嗎？

對呀，蘇格拉底，我一定要覺得，倘然我必須說我的確實的思想。

但是也許，希波格拉第，你的意見對於這種教育就是勃洛大哥拉所供給的不當做主要的種類，只不過類似於你從你的教師所受的寫字和音樂和體操罷了。因爲你是跟每一個近代的專門學者教育過的，沒有打算把你自己造成一個專家，但是關於完成這種教養是決然無疑的因爲一個普通紳士應該懂得這些的。

對，蘇格拉底，他說，我的意見確是如此，而且也正是那勃洛大哥拉的教育的性質

（第三面完）